



草地挂断。不知为什么,我的心恐慌不已。

于安伤得不重,只是他看我的眼神很冷。我小心翼翼地照顾在他的身边,帮他擦拭给他喂药,他只是不声不响地看向一边。

但我看见,有眼泪在于安的眼里翻腾。

出院的时候,小央也来了。于安把他的用品交到小央手上,他说,末末,我们分手。

我的恐慌终于铺天盖地地落下来,我的心脏纠结着疼痛起来。我说,于安,我还没有放手,为什么你要放手?

于安没有转身看我,倒是小央,冷冷地说,末末,你不该辜负这么好的男人。

九

我没有再和林涵联系,送他回家的那夜。我留下照顾他。我已经觉察出他的清醒,当他用很娴熟的手游走在我的皮肤上时,我觉察了他根本没有喝醉,我并没有完全的心理准备,在我惊慌地告辞后又转来拿我的包时,我听见林涵在客厅打电话。

他说,小央,我就不明白了,末末的男朋友就有那么好值得你费这么多心机去得到?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,她早就被我勾引了……

在我的尖叫声里,林涵坦白,他不是什么主管,只是小央的网友,她给了他钱,让他来诱惑我,让我犯错。

我没有告诉于安这一切都是小央的安排。因为,我错了,就是错了。我的心曾经背叛他了。他不会原谅,不管是谁诱惑着谁。

十

我不再穿棉布的裙,我开始在黄昏里行走于人来人往的街头。

我总是想能与于安重新邂逅,然后好好地守护我们的爱情。

只是我一直没有遇上他,倒是有男人对着我吹口哨,找我搭讪。

我对着他们很娇媚地笑,然后,开始哭泣。

选自《许愿草》



我家的丐帮亲戚

■ 莫 菲

我的老家是冀中的深泽县。这个县每年阴历九月二十七至十月初二都会举办庙会,云集四方客商,会聚八方宾朋,煞是热闹。我的母亲常在庙会上给人看自行车,收入颇为可观。

1978年庙会期间的一个晚上,忙碌了一天的母亲刚刚睡下,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打门声。母亲开开门,闪进来一个瘸腿的汉子。“姑,”他说,“俺是山东菏泽的,要饭来到这里。今天瞎吃吃坏了肚子,你有治拉稀的药吗?”母亲忙找出几片黄连素,倒了一茶缸子热水,让那汉子服下。汉子吃了药,说道:“姑:俺想在你家那柴棚子里借宿一晚,行不?”

母亲痛快地答应了。

不想那汉子在柴棚子里住出好来了,整个庙会期间都不肯挪窝。母亲跟家人说:“叫他住着吧,拉拉着个腿,怪可怜的。再说,他不算不懂事,年龄比我还大,却叫我姑。”我们一起笑起来,奚落母亲被一个称谓给甜乎得晕了头。

转年庙会的时候,那汉子居然带着五六个人来我家柴棚借宿。好客的母亲像接待亲戚一样接待了他们。“那个拉拉着腿的,好像是这个丐帮的帮主哩!”母亲神秘地告诉我说。

1992年入秋,我家翻盖住房,连那个柴棚子一起拆了。那天,父亲和弟弟正顶着个大日头在废墟堆里挑拣整砖,“帮



主”又带着他的队伍来了。他啥话也没说,一摆手,乞丐们就拥上了废墟,帮着父亲和弟弟挑拣起整砖来。乡邻们路过,好奇地看着那壮观的劳动场面,问弟弟说:“嘿,是你家亲戚?怎么都穿得……这么朴素哇?”弟弟白他们一眼,不说话。下一个庙会到来的时候,我家的新房已经矗立起来了。原来柴棚子的位置上起了两间厢房。帮主看着那拾掇得干干净净的厢房,有些犯怵地跟母亲说:“姑,要不,俺们另找地方去?”母亲说:“别,塌心住吧,不碍事。”

于是他们又住了下来。

有一天,丐帮中有个女丐跟人讨要了一个苹果。一进门,就热切地唤我弟弟的孩子,孩子跑过来,接了苹果,送到嘴边就要咬。我的弟媳大叫着扑过来,“啪”的一下打掉了孩子手中的苹果。苹果骨碌碌滚到了女丐的脚下。孩子、弟媳、女丐以及闻讯赶来的母亲一起呆在了那里。

那天晚上,母亲打开了午餐肉罐头,执意让弟媳送到厢房去。

自打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,帮主他们便不再轻易给小侄食物吃了。他们送给他的东西只剩下一样——易拉罐饮料。

时间一年年飞过。县城的庙会总是那么热闹,卖“扒糕”的日复一日地喊着“好吃不贵的扒糕嘞!”卖烧饼裹肉的一刻不停地往烧饼里裹肉。人们摩肩接踵,在阳光和尘土中行走。在这样的日子里,讨要钱物成功的机会自然会多些。但绝大

多数人都尽量躲避着那些乞丐,努力防范着那些乞丐。乞丐们遭白眼,受唾骂,用尊严换取些微钱物。母亲也曾问他们:“你们那里日子就那么不好过吗?”他们只说:“习惯了这样往外跑。”

尽管那些乞丐总是早出晚归,极力避开人们的视线,但县城里的许多人,还是都知道了我家有一群丐帮亲戚。

一天,在保定工作的妹妹打来电话,说:“姐,你猜我碰上谁了?——我碰上帮主了!今天中午我跟客户一起去吃饭,在饭店门口,我看见帮主了!他坐在台阶上,把手伸进脖领子里,好像在拿虱子!我走过他身边时,他正好抬起头,天哪!他好像认出我来了,吓得我撒腿就往饭店里跑。——妈呀,吓死我了!”

我说:“哼哼,我要是帮主,就一把拖住你,跟你们客户说:这是俺老妹子!这还不算,等你吃完了饭,还要死跟着你,跟你家,睡到你的席梦思床上,把浑身的‘自留畜’全抖搂到你的被窝里!”

妹妹尖叫起来:“啊——恶心死我了!”

放下电话,我呆呆地想,如果我在自己工作的城市里冷不丁遇到帮主他们,我大概也会避之惟恐不及的吧?

2003年夏天,我家再次翻盖房子,将原先的平房拆掉,盖成了四层楼房。

庙会又来了。

刚巧我出差路过家门,便下车到母亲那里蹭顿午饭吃。还不等我坐稳,弟弟和弟媳就

抢着向我汇报母亲和那帮乞丐的事。

原来,庙会开始两天了,还不见我家丐帮亲戚的踪影。母亲急得一趟趟出门到马路上去望,嘴里叨咕着“他们今年是不是不来了?”庙会的第三天,小侄放学回来,跟母亲说:“我看见我要饭的爷爷了!”——孩子不会论辈儿,坚持管帮主叫爷爷——母亲忙问:“你跟他说话了没?”小侄说:“一大帮同学一起走,我没法跟他说话。”

母亲听了直叹气。

傍晚的时候,帮主居然自己来了!他从挎包里摸出两筒可乐,说:“给孩子喝吧。”母亲问:“你们在哪住呢?”帮主说:“俺们有地方住。前天俺们从这门前过,俺就跟弟兄们说了,看这新楼,多气派!咱不能来这儿住了——不合适。”

母亲跟帮主说:“你来——”

母亲带着他上到三楼,打开一间朝阳的56平方米的房间说:“这间房,够住不?”……

我很想见见久违的帮主。母亲告诉我说,帮主他们忙“业务”去了。母亲带我上到三楼,走进那间向阳的房子。我看见7个行李卷,整整齐齐地一字排开,阳光照着它们,看得人心里生出暖来。

突然想逗逗妹妹,便给她发了个短信:“咱妈正带我参观丐帮的卧室。我看见有个虱子,美美地晒太阳。我问它:在这里还住得惯吗?它说:凑合吧,过些天,俺们打算去保定,那儿更舒服些。”

选自《八小时以外》